

唐柯三著

走
康
日
記

孝園題簽

唐 柯 三 著

赴
康
日
記

新亞細亞學會出版科印行

南京 四牌樓秦巷二十三號

四十之書叢邊學會新亞細亞

赴康日記 全一冊 實價銀五角

版權所有

著作者	唐柯三
編輯者	陳大齊
出版者	新亞細亞學會
發行者	新亞細亞學會出版科
印刷者	南京四牌樓秦巷二十三號 新亞細亞學會出版科
考訂院印刷所	南京武廟考訂院內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西康歸來之唐柯三



自序

余供職蒙藏委員會之三年，蒙古會議畢，西藏會議將開始，達賴所派之代表先後抵京備召集，凡留心藏事者咸以爲西藏問題或可望解決矣。詎西藏地方之大金寺與白利鄉事變猝起，且由大白雙達賴先已電中央請派熟悉番情之公正大員前往，並稱藏軍自願退回原防。余奉命後，以事機緊迫，東裝就道，未抵川而甘孜瞻化兩縣相繼失陷。比抵鑑霍，與藏人多方交涉，達賴頓翻前議，堅不退兵，蓋欲據甘贍爲已有，而專議大白。余據理力爭，往返磋商，六閱月議未就。時瀋陽九一八之變作，中央勢難兼顧，遂不惜委曲求全，電令先議大白案，餘緩議。不獲已，乃遵令與藏方約定康藏暫行停戰，專電入告，旋奉命緩簽，促余回京。甘案交劉總指揮任其責。厥後雖由川省以武力收復甘孜瞻化德格白玉石渠鄧柯等縣，而西藏問題遂無形停頓矣。先是達賴與中央不通問者近二十年。自民十八中央派人入藏慰問，達賴極表輸誠，先後遣派五代表來京與會。方冀俯首就範，殊不料其反覆無常，見康軍之易興，遽啓覬覦之心，而乘好尋仇，興兵構怨，如是其亟也。向使中央赫然震怒，令川滇青三省之兵力，相機聲討，則聲威所播，藏軍或不戰自退，無如國難方殷，鞭長莫及，中央愈求和緩，而藏方則愈肆驕橫。推原禍始實

由於西康將吏應付無能，釀亂償事，以致貽誤至今，良足慨。余赴康，往返十有四月，馳驅二萬餘里，幹旋乏拂，跋涉徒勞，實深內疚。惟此行於僕僕風塵中，凡足之所經耳之所聞，日之所見，及交涉始末情形，日有記載，積久成帙，雖言之無文，不堪入大雅之目，而事皆徵信，或足爲探討之資。近以友人紛紛索閱，爰稍事整理，付諸剞劂，以供衆覽。至記中所謂康人，皆指西康土人而言。康人爲西藏民族語言，又字宗教，風俗習慣悉與藏同。漢人呼爲蠻子，彼亦自稱曰蠻象，今以康人稱之，亦民族平等之義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東魯唐柯三識於金陵旅舍

序

鄒縣唐柯三先生，誠篤君子人也。民十八，來官蒙藏委員會祕書，繼任委員兼總會務。二十年春，康藏交戰，中央始派蒙藏委員會委員孫君繼武往任調解。孫君奉命後，未卽成行，而康事日急，委員長馬公雲亭憂之，先生慨然請行。時太夫人年八十有一矣，或以是泥其行。先生曰：忠孝皆吾分內事，而家屬於國事自更重於家。今國事急，吾安所逃其責乎。吾母雖老而健，大或憫吾之誠而祐吾母也。撲簌逕行，不稍留戀。先是先生之尊人冕周公，曾官四川成都、遠雅州郡守，並辦理川邊改土歸流事，仁惠有政聲，邊人至今思之。聞先生來，則萬衆歡呼，如大旱之望雲霓。先生亦以身爲邊務最高機關之委員，函思乘時自見，爲國家解西顧之憂。詎抵康後形格勢禁，一一與素願相背馳，口瘡舌焦，終不能行其志，遂鬱鬱以疾歸。去之日，邊人有痛哭失聲者，亦有舉家遠徙者。其見重邊人如此，而不能有所建樹，豈非天耶。溯先生於二十年四月三日出京，次年五月二十日返京，歷時十有四月中間居鑑齋者六月，僅以一書記自隨，又軍函贍之事，皆躬任之暇復逐日作記，及其歸也，寥然成冊。取而讀之，可以知邊禍之何由而興，邊事之何由而敗。而先生處處以曲筆出之，其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可於無字處求之，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豈先生之過耶。吾有所不忍言矣。先生歸，卽返里省太夫人。人有詢以邊事者，先生

輒亂以他語，蓋有難爲外人道者在也。顧當道知先生才，又聘之任參謀本部邊務專員事。先生則竭其所知，以告當道，復輯其日記，梓以贈人。馳書於余曰：「子必爲我序。」余事先生久，知先生之瑰姿偉岸，終必將負大任於國家，其成功固將千百倍於是行也。則樂爲書所知以弁於首，使世之人，知惟誠篤君子，迺能負重致遠，而儇薄輕佻者，終不能與焉。則先生之成功，顧不已大且遠耶？時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江都于去疾序於蕪湖

赴康日記目錄

著者肖像

卷首

千序 一一二

自序 一一一

日記 一一〇四

插圖 插在日記文中

榮昌途中之風景 第六面

將軍梁子 第二九面

壽甯寺 第三一面

西藏代本瓊讓 第三三面

康民帳棚之生活 第三五面

康人夫婦 第三七面

藏軍之操演 第四一面

康地之牧牛廠.....	第四六面
西藏噶布倫阿丕.....	第五一面
大金寺.....	第五三面
康民之帳棚.....	第五八面
西藏軍官.....	第七四面
大金白利肇事原因及康藏兩軍啓辟之經過.....	一〇五一一〇
西康康定縣城各學校一覽表.....	一一一一一二

二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奉中央命，赴西康調解大金白利事件，以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劉君贊廷，暨康藏視察委員穆生家兄隨行。先是西康甘孜縣屬大金寺白利鄉雙方因寺產發生糾葛，訴於縣署，縣知事韓又琦處理不善，大金遂恃強率衆搶掠白利。韓知事據以上聞，康定當局派軍隊前往彈壓，竟與大金發生衝突。藏軍助之，遂由大金白利雙方之爭，執，釀成康藏兩軍之戰爭。政府始派孫委員前往西康調處，日久未克成行。而康事日亟，康軍迭次失利，四川省政府及西康民衆迭電告急，中央遂改派余前往，辭不獲已。由蒙藏委員會電知達賴及四川省政府，均復電表示歡迎，余遂整理行裝，定於四月三日乘輪西上。

四月三日

晴。午前六時半赴下關，至大治樓稍憩，候怡和公司平和輪至，乘之西上。因其直航宜昌，電宜昌郭翼之司令，請其屆時派人照料。

五日

晴。午後六時半抵漢口。

六日

晴。平和輪因上游水淺，不能上駛，改乘江和輪。船小客多，頗形擁擠。

七日

晴。午前六時啓碇，以上游水淺，夜間不敢行駛，傍晚即泊，自新堤以上，至沙市，兩岸時有共匪滋擾，輪上戒備甚嚴，兩端護以鋼板，機槍步槍皆備焉。余立甲板遠望，會見岸上共匪所樹標語木牌。

十一日

陰。午前十一時抵宜昌，二十一軍司令部及警備司令部派員乘輪來迎，寓於泰安棧。午後袁參謀長承武來談，謂共匪賀龍日前竄擾巴歸一帶，川江航行，因之阻滯，刻聞已渡江北竄，俟得有確報，再為奉達。

十二日

晴。二十一軍部閱祕書健侯來談，健侯尊人芷塘先生襄先君冕周公刑幕十餘年，清介耿直，爲先君所倚重。健侯文學優長，大有父風。午傍同健侯變丞及家兄同登南城樓，觀關壯繆立馬像，精神奕奕。迴憶余年十七時，隨侍先君由川東下經此，曾一登眺，今三十餘年矣。

十三日

晴。午後赴吳君壽庵之宴於蕭家巷清風寺。宜昌城內舊有一寺，城外同人因出入不便，復集資建此。附設一小學，學生約二十人，惜經費不甚充裕。飯後至成渝鐵路車站遊覽，房屋無恙，悉駐軍隊，至車

軌車道，久已毀壞無餘。聞上游匪氛已靖，定明日乘涪陵輪西上，與二十四軍冷杰生代表結伴同行。

十五日

晴。午前六時啓碇，三十里過平善壩後，即入峽，兩岸山峯壁立，水勢湍急，江道逼狹。山麓間有三五人家聚居，情景入畫。六十里至黃陵廟，二十里至崆嶺灘，灘在牛肝馬肺峽之下。又二十五里至青灘，二灘皆奇險。崆嶺數年之間，曾碰沈輪船四艘。機客經此，咸有戒心。青灘石高水陡，輪船馬力小者至此須屢灘上居民，用鉛絲巨繩盤綃而上。余所乘涪陵輪，竟鼓輪直上，同行之二輪，則屢數百人夫綃而上之。每綃輪一次，約須工資三百元左右。又三十里至汎歸，共匪已去數日，始見軍隊趕到。過巴東縣，即入巫峽，十二峯形態之奇，各極其妙，非楮墨可形。五時泊巫山縣，已入蜀境。川江灘多難行，凡航蜀之輪，皆用重金聘老於川江之舵工爲領江，然尚不免有失事者，足見蜀道之難矣。

十六日

晴。午前八時過夔州，遙望白帝城在山頂，穆然想見漢昭烈之遺風，低徊久之。其下即灘瀆堆，矗立江中如小山。十二時過雲陽縣，城在北岸。南岸有張桓侯廟，極壯麗。沿途灘甚多，有所謂廟基子、東洋子等灘皆極險，六十里至興隆灘，尤爲險惡。此灘發生不測數十年，乃因北岸一小山，倒入江中，阻礙航路，而南岸復怪石嶙峋。船須由正中行，稍一不慎，即觸礁石。過灘即盤舵塘，居民頗多，一鉅鎮也。又行十餘

里，忽見遠山上有一平石，形如磨盤，船夫指爲磨盤寨。其上居民約百餘戶，面積之廣可知。昨今兩日，屢見浮尸順流而下，皆舟行失事者。川江之險可畏也。四時泊芷縣，房舍鱗比，人烟稠密。山頂且闢公園，馬路，適非三十年前景象。因天晚未及登岸遊覽。

十七日

晴。午前十時過天寶寨，乃江心一小山。山麓居民百餘家，峯頂如一石柱，頗高，周圍樹木繞之。頂建一廟，亦奇觀也。十二時過忠州，四時過酆都城北。一山樹頗繁，山頂建酆都天子殿。世人皆以酆都爲陰曹地府，不知何所取義。七時泊黃鶴嘴，距陪陵縣僅十里。因前有險灘，天晚未敢前進，故止於此。三日之中皆極熱。

十八日

晴。午前九時過長壽縣，午後三時抵重慶。劉甫澄督辦派員及軍隊迎於朝天川外，下榻楊柳街招待所。熱甚，揮汗如雨。

十九日

雨。赴各機關投刺。渝城傍山臨江，地狹人稠，道路崎嶇，平來銳意建設，大街寬闊，房屋均仿新式建築。且有馬路可行汽車，惟小巷則仍舊。自來水工程亦將告竣。晚飯後友人約觀川劇，三十餘年不聞此

調矣。

二十日

雨訪劉甫澄督辦暢談。劉爲四川主席劉自乾之姪，而年長於其叔。叔姪分據四川東西兩部，軍力雄厚。中央新任劉爲四川軍事善後督辦，其姪爲主席，實冀其叔姪合作，收拾川局，早歸統一也。晚六時，劉公就余寓設宴洗塵。

二十一日

陰。楊耘叔來談。北平一別，十餘年矣，在此邂逅，暢談甚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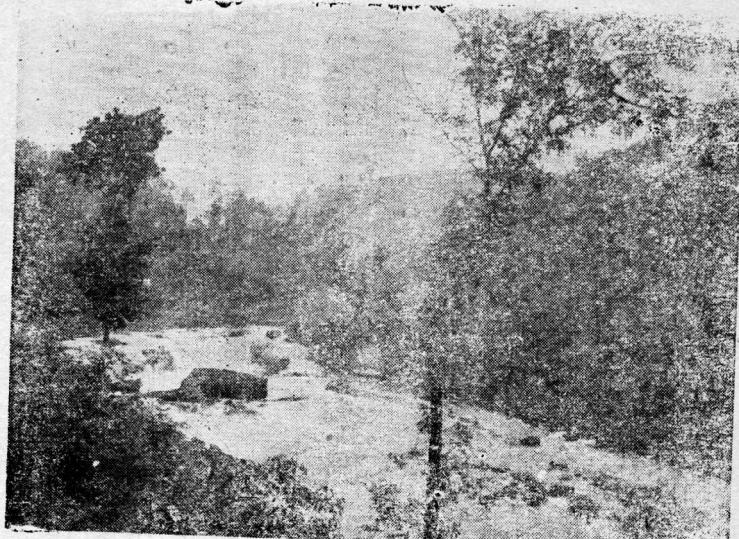
二十五日

陰。午後訪劉督辦久談。劉在清末曾入藏，故頗諳康藏事，語多中肯。晚赴徐旅長堯卿之宴於二分春。徐君津人，旅川有年，在座皆直魯同鄉。

二十七日

陰。劉督辦就職，往賀並辭行，定明日入省。夜間一時，二十四軍邊務處長胡君子昂忽以書來，謂甫由省到，關於大白案，有面談必要，務請遲一日行。當即冒雨往訪，談一小時歸。夜大雨。

二十八日



雨。胡君來談康事甚詳。午後致中央電，謂藏方現雖停戰，仍佔據甘孜，殊與達賴電稱退回，
榮原防之說不符，請速電達賴責令退兵，并迅派代
表來甘開議。

昌

二十九日

途 雨。午前八時啓行，人乘肩輿，行李則用挑夫。
四十里至上橋午餐，四十里走馬崗宿。竟日大雨，
中衣被全溼。山嶺重疊，加以泥濘，倍覺難行，到店甚
之晚。楊耘叔同行。

三十日

風 陰。五十里丁家場午餐，七十里永川縣宿，下
景 楊電報局內。

五月一日

晴。共行一百二十里至榮昌縣宿，途中風景

頗佳。此地產夏布，最佳者每疋可售八十元。北省西號，多在此設莊收買。每年出產價額，約值二百萬元。是日路極平坦，故未至六時即到。

二日

晴。四十里燒酒坊午餐，六十里至隆昌縣，赴楊君耘叔宅小憩。五時半改乘汽車西行，九十里至椑木鎮，渡沱河。河爲岷江支流，下流至達縣與長江合。內江縣派汽車在河干迎迓，渡河乘車行三十里至內江宿。

三日

陰。午前八時半乘汽車啓行，經過資州、安陽、簡陽等縣，由簡陽易車直抵成都，六時到東郭。劉自乾主席派員迎接，寓於西華街軍學研究會。七時劉公來晤，並陪晚餐。楊祕書長湘丞來談，一別二十餘年矣。憶自前清丁酉離川，忽忽三十餘年，自思無復入川機緣，不意事有前定，今又以康案重來，如返故鄉。但城郭猶昔，街市全非，不復辨認。因全城所有街道，無不建築馬路，通行汽車，舊日肩輿，完全絕跡。少城一路，昔爲漢人所居，荒涼特甚，今則崇樓傑閣，衡宇相望，大興土木，猶復未已。諭杜工部『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之句，古今有同慨也。

四日